



你的记忆里有一场皮影戏

郭露

“呀！这都多少年没见过演小戏啦，好看很……”由汉滨区江北街道文化站组织的安康道情皮影民间表演艺术团走进李家嘴，村皮影表演现场不断有群众发出这样的感叹。

皮影，安康方言称“小戏”，六七个人的团体，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一边操纵着影人，一边用安康方言说唱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乡土气息浓厚。

我以前没有实地看过演皮影，记忆里的皮影也是模糊的，感觉是在很久远的时空里，在某个有年代感的电影里看过那样的表演片段。这次有幸目睹皮影表演，感受这项古老神奇的文化，内心确实有些激动。表演开始之前，艺人们搬桌子、支幕布，拿出各类乐器，而令我更激动的是那一箱箱行李箱里装着的皮影道具。我一边仔细端倪，一边询问着这些物件的做法。老人告诉我这些都是纯手工制作的，用牛皮一刀刀刻出来的，摸起来很厚实，看着手里这些颜色各异的精致影人，就更加令我肃然起敬。行李箱里还有一瓶杀虫剂，一瓶花露水，在这样的季节自然蚊虫少不了，难以想象飞蛾、蚊子扑上脸，艺人们仍然坐定表演的耐力。我又看了看艺术团的成员们，他们大都年过七旬，岁月在他们脸上已刻下深深的印记，这样的人，这样的表演，在传承上千年的传统文化皮影上是那么交相呼应、熠熠生辉。他们脸上有光，那小小的一团光仿佛照亮了时光隧道，直达那些沉淀在岁月痕迹里的宝贵财富。

因为工作需要，我微信加了其中一位年轻艺人，看上去三十多岁的样子，得知他是老艺人的徒弟，心里对他又平添一份敬意。偶然翻看他的朋友圈，一则文案触痛了我，“又一位老艺人逝去，可惜呀！”不知道这是第几位逝去的人，也不晓得这个表演团的老师傅们还能坚持表演多久。虽然皮影是我们国家的古老文化，但是随着社会发已经逐渐临近消亡，这样的发展态势着实令人担忧。

我感受着皮影，体会着他的传承。皮影不只是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在呼吁非遗保护的今天，我更愿意看到它遍地活跃的身影。



用勤劳谱写的人生

刘翠玲

跟儿子谈起我的童年，总有说不完的话。其中说的最多的是劳动。他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着羡慕的火花。我也庆幸自己有这么一段农村生活的经历，它是我的精神财富。

说起劳动，对于父母而言，无疑是特别苦的日子。父亲从小失去双亲，被太祖父养大；母亲从小失去父亲随母亲改嫁，受尽了苦。生于地主家庭的父亲，家里一贫如洗。母亲与父亲结婚时，母亲没有嫁妆，只身跟随父亲受苦。到了土地承包之后，有了自己家的土地。母亲地里家里两头跑，白天在地里干，晚上还要做家务。所幸母亲很泼辣，地里的活不太忙时，都是她一个人干。父亲学了泥水匠，外面一有活干，他就在外给别人修房子。

又过了几年，父亲还把村上的粮食加工厂承包下来，专门给村里的乡亲加工粮食。起初，父亲白天给别人盖房子，晚上回到家就给乡亲们打粮。后来，父亲把母亲教会，加工厂的事大多是母亲给做的。粮食特别多的时候，尤其是腊月间，母亲到深夜还在忙。等父亲回到家，他接着打，母亲又去给父亲做晚饭。记忆里，我常常是伴着机器的声音进入梦乡的。他们从机房里走出来时，浑身上下落满了粉尘，就连眉毛都是白的了。也因为长期吸入粉尘，母亲患上严重的气管炎，遇到有刺激的烟味就会咳嗽，每到冬天一个感冒就要导致气管炎复发。

那时候最痛苦的事就是晒麦把子。到麦子成熟的季节，学校会放暑假。提前磨好镰刀，备好干粮和水，顶着烈日，在地里大干起来。我们小孩子总能找乐子，比如：割出一条窄窄的道，我们称作“掏洞洞”；举行割麦子比赛，看谁先割到头。不怕晒，也不怕流汗。一个劲儿埋头苦干，回头一看，麦堆像小山似的堆得满地都是，很有成就感。大人将我们割的麦子用麦秆捆起来挑回家。

最头疼的事来了！院坝里、房檐坎上，只要是能晒到太阳的地方都放满了麦把子。到了晚上，害怕下雨，就得一捆一捆搬回堂屋里。第二天早上又一捆一捆搬到院坝里。遇到天空飘起雨，刚搬到院坝的麦把子又得搬回去。有时雨来得猛，人和麦子都被淋湿。麦芒最烦人，挨在身上就会发痒起红疙瘩，痒痛无比。而我们必须像心疼宝贝疙瘩似的保护它们。当新面粉磨出来时，母亲蒸一次馒头，又让我们高兴地跳起来。那种甜丝丝的味道掺杂在童年的回忆里，荡去了之前所有的辛苦，至今难忘！

父母用勤劳创造了我们这个家，从无到有，一步一个脚印，从不停歇。在他们的熏陶下，我也正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我的生活。我坚信：幸福是用双手创造出来的，任何不劳而获的事是镜中花水中月，都是不可靠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二分耕耘一分收获，绝对。”我相信，我们的双手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有心人会用勤劳得到它。我的父母用勤劳创造出属于他们的人生，现在，我也会用勤劳谱写属于我的人生！



桥儿沟卫氏

蔡建中

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清初的白河田野荒芜，灾害频发，民生凋敝。清顺治六年(1650)四月，清廷颁布《垦荒令》，鼓励地方官员招徕流民开发陕南。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后，进入陕南的流民逐渐增多。

清雍正初年，韩城增广生员(简称增生，政府不发廪食的秀才)卫兆云，随流民寄居白河县城桥儿沟。时白河“深林茂草，耕读者少”。清雍正八年(1730)四月，李在杰代理白河知县，不仅招徕流民垦荒种地，而且亲自教授生徒。他很欣赏卫兆云“博通经史，工制艺文”，聘请卫兆云为义学老师。卫兆云尽心教授生徒，常常到傍晚也不觉得疲倦。清雍正十二年(1734)八月十二日，李在杰实授白河知县；清雍正十三年(1735)一月，卫兆云入籍白河，遂繁衍成桥儿沟卫氏家族。卫兆云年逾八旬尚“能楷书碎字，精健不衰”。清乾隆十六年(1751)任白河知县的梁以檀，为卫兆云题写大门匾额“齿高学纯”。溯卫兆云高祖，系明崇祯十五年(1642)以右金都御史巡抚大同的卫景瑗。

卫景瑗，字仲玉，号带黄，生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卒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陕西韩城县(今陕西省韩城市)渚北村人。明天启五年(1625)，卫景瑗中进士，任河南正七品推官，掌理刑名、赞计典(官吏考绩)，以公正廉洁、执法不阿而著称。

明崇祯四年(1631)，转任山西道正七品监察御史。首次上疏即不畏高官权贵，直言弹劾时任首辅周延儒贪污受贿，接着弹劾吏部侍郎曾楚卿邪佞。可惜明崇祯帝未采纳。但是，明崇祯帝命他出任真定等府(治今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巡按，巡视考察吏治。后父亲去世，卫景瑗未等明廷批准即回韩城守孝。服孝期满后复职，任河南道御史。其间，坚决反对杨嗣昌增加剿饷(为剿灭农民军而加派的赋税)的提议，并说：“天下安危，要视百姓疾苦。今百姓困苦不堪，反而加征，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卫景瑗上书明崇祯帝，召还了直言谏事而被谪的朱缙灿、吴执御、吴彦芳等人；不怕丢官、不畏杀头，直陈已见于明崇祯帝，救了多次上书告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的给事中傅朝佑、李汝璩。为此事，卫景瑗惹得明崇祯帝恼怒，降为正九品行人司正。后历任正六品尚宝司丞、正五品大理寺丞、正四品大理寺少卿。

卫景瑗在大理寺，先后平反大案冤案20余起，在明廷声望甚隆。然而，恰好周延儒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九月，复任首辅。明崇祯十五年，卫景瑗被调离京师(今北京市)，任右金都御史巡抚大同。在大同期间，卫景瑗缺丁、铸火器、惩贪官、抑豪强、赈灾民，制定《战策》十几条守御大同，政绩显著。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抵大同城下。时卫景瑗患足疾，不能出外理事。大同总兵官姜瓖射杀明永庆王后，开城门投降，接着姜瓖派人骗卫景瑗骑马上街，看到满街农民军才知受骗，惊得跌下马来，被农民军义军捕获去见李自成。见了李自成，农民军大呼跪下，但卫景瑗不跪，据地而坐，大呼皇帝而哭。李自成说：“我乃米脂一农民，今日至此，天命可知。”接着劝其投诚，并许以高官。卫景瑗说：“我是皇帝封授的官员，岂有投降做贼之理！”李自成说：“忠臣也，勿杀！”出来时看见姜瓖，卫景瑗大骂道：“贼奴卖我，尔朝盟而夕背，神岂能赦你！”遂数日不食。

三日后，农民军再领卫景瑗见李自成。李自成说：“你真忠臣，我派车马送你回家。”卫景瑗道：“国破，哪有家可归，你快杀我。”李自成说：“我绝不杀你！”卫景瑗就猛然以头碰阶石，血流满面。农民军就让卫景瑗母亲劝其投降，卫景瑗对母亲说：“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国大臣，不可以不死。”母亲出去后，卫景瑗对人说：“我不骂贼者，以全母也。”三月初六日，卫景瑗于海会观音大殿前自缢而死。李自成佩服其忠烈，下令保护其妻儿并给50两黄金，派人护送卫景瑗灵柩回韩城。卫景瑗从弟卫景朝将其葬于渚北村南坟塋。南明福王赠卫景瑗兵部尚书，谥号“忠毅”。

桥儿沟卫氏传承先祖卫景瑗爱国爱家、为官清廉以及卫兆云“齿高学纯”等家风，涌现了诸多有贡献的人物。卫景瑗九世孙卫如玉属联捷进士，在清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任内阁中书省从七品中书(即中书舍人)。在京师(今北京市)，卫如玉与同年林则徐闲暇时，都到宣南诗社吟咏诗文，议论学问，以笔会友。清道光元年(1821)，卫如玉辞官回白河照顾年迈的父母。同时主讲白河天池书院10年，培养了品学兼优的刘建滋、吕路仁、侯自魁、杨复旦等学生，著有《禹贡图说》。其间，卫如玉题写卫兆云开凿的卫家水井为“温泉”，以及清外城北门内西北崖壁上的“便有此山”4字。清道光五年(1825)九月，卫如玉应邀撰写《白邑创修山陕会馆序》。清道光十年(1830)，卫如玉重回京师任军机处方略馆校对。三月三日，卫如玉与林则徐等同榜进士34人，雅集京师龙树寺，留下了《题龙树寺同年雅集图》。清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卫如玉作《送少穆同年南行》诗，送别林则徐调任江宁布政使。清道光十五年(1835)，卫如玉在京师因病去世，林则徐等都为他过早离世而惋惜。

卫景瑗十世孙卫如琥，字献堂，秀才。幼从卫如玉读书，喜武略。清咸丰四年(1854)，卫如琥与张闻梁督办白河团防，修城垣，制炮船，准备刀矛和火药，以防御太平天国西征军攻打白河。清咸丰七年(1857)，太平军进攻才子东坝、西坝，卫如琥督率民团会同官兵奋勇迎击，战退农民军，确保了白河免受战火。清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攻陷兴安府(今安康)，卫如琥率白河民团前往救援，与太平军相持50余日。清同治三年(1864)，蓝大顺部农民军攻下郧西关后，进攻白河县城。卫如琥率兵勇督炮船进攻，一发炮弹击杀蓝部头领，农民军遂放弃白河县城西去。鉴于卫如琥在保境安民方面的卓越贡献，陕西巡抚上奏朝廷授以卫如琥调任官职，并尽先选用。不久，卫如琥又因办理赈务有功，授五品州判。



月河润古镇

张朝林

劳作的村民等等，崭新的形象成为摄影家和画家喜欢的元素，南来北往的游客们一把把它们纳入作品中，成为陕南的“西双版纳”。

河与河相遇，总有故事。月河流到恒口古镇，与发祥于秦岭南麓的恒河交汇了，共同拥抱着一个古老的城池——恒口镇。恒河的汇入让月河更加蜿蜒、宽阔，月河水波潋滟，岸柳成荫，柳树林下，是青青草坪，总有三五头牛啃草，八哥立于牛背，白鹭跟随左右。这座始建于北宋末年的千年古镇，顺月河北岸而建，流露着长江流域文化的特色，明清历史建筑风貌的古街，长达两公里，街中青石铺就，门前古灯摇曳，白色马头墙昂首峭立，彰显远古风情。古街，大都是可卸的活动木板大门，天井四合院户户相连，庭院深深。古镇上还存在有拱桥、土地庙、三圣庙、古城墙，五口古井至今水流不断，清亮甘冽，冬暖夏凉，可冲鸡蛋。

走在古镇街道，有热情的古镇人笑脸相迎，招呼一声：“客人，请您进院子里来抽一袋旱烟喝一杯淡茶。”

如果说恒口古街是一种古朴之美，新街就是一种高雅之美。且不说316国道两边的新街，单说擦着月河边新建的恒口新区，就是另一番新气象：群楼伫立，街道宽敞，路灯明亮，树木葱茏。月河大桥横跨南北，连接着南山山岭和十天高速公路。新广场花团锦簇，亭、阁罗列，民族街气势恢宏，早晨，锻炼的人们走南环，亲近月河，看月河日出，观月河起舞的白鹭，若是有缘，还能看到珍稀鸟类朱鹮，三五成群的朱鹮，在清晨，在月河的草坪上，或相互追逐、或翩翩起舞、或窃窃私语，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画卷。若是夜晚，古镇的人们纷纷来到新广场，在扑朔迷离的霓虹灯下随着广场音乐载歌载舞，五彩光柱与南岸高速车流一起，红了月河，亮了天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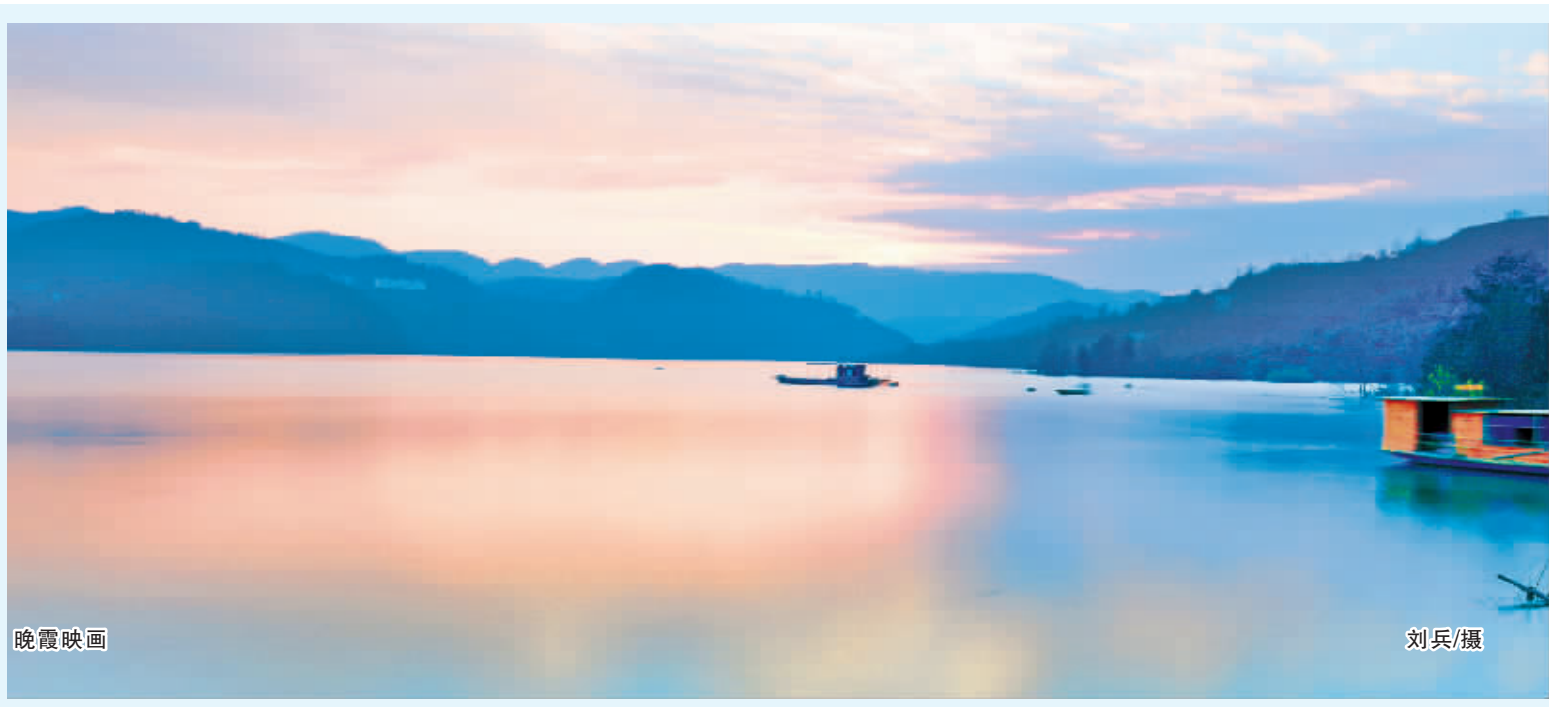
像一位少女的月河，羞羞答答走过五里镇，滋润这片肥沃的热土。在月河流域这片土地上，春秋战国，这里是秦楚征战之地，秦惠文王二十年(前313年)辖境始建秦郿镇(今五里镇神仙街)；翌年于刘家营置西城县；汉初境内曾置越州、萧山县。源远的历史印证了自古五里就是陕南重镇。如今的五里镇，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总体发展理念，建设富裕五里、民生五里、生态五里、文明五里、魅力五里“五个五里”的发展目标，迈开了坚实的步伐。站在鲤鱼山看五里大地，月河宛如白玉带，从南山山脉一路飘来，在玉皇滩打一个结，缓缓向月河口流去，号称“西路天河”的“西去长安第一镇”五里大地，就在月河之北。五里老街、工业园区、安置小区，掩映在绿色苍茫中。春天看五里，银色群楼、一块金黄、一块翠绿、一块花红、阳安线横穿、高速公路环绕、牛山拥抱，这些色彩斑斓的元素构成一块硕大的油画。

美丽的月河穿过火车大桥，流到月河口，扑入汉江怀抱，和汉江一起，流入长江，汇入大海。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



晚霞映画

刘兵/摄



微波荡漾

李君/摄



大江东去

陈德模/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晨报》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qq.com 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策划：吴平 组稿：汪学政 卜一兵)